

1 集選學文童兒界世

訂校茂英李 / 編主雲祥藍

記流漂島珊瑚

譯茂英李 / 著勒泰・爾德修・美





珊瑚島漂流記
目錄



第一章	威廉史特鎮	1
第二章	大油輪的沈沒	14
第三章	輪在木筏上	26
第四章	眼睛失明了	42
第五章	漂流	55
第六章	發現小島	61
第七章	登陸無人島	67
第八章	珊瑚島上的生活	77



關於作者和其作品……	177
第十九章 獲救……	167
第十八章 飛逝的機影……	157
第十七章 以貓爲伴……	152
第十六章 被鳥群圍攻……	144
第十五章 颱風侵襲……	135
第十四章 颱風的前兆……	128
第十三章 爬上椰子樹……	117
第十二章 狄摩西的病……	111
第十一章 避邪……	100
第十章 吃的東西……	92
第九章 狄摩西西式教育……	86



1 威廉史特鎮

漆黑的海上，像餓鯊魚的迴游著，那艘德國潛艇竟在深夜裡不聲不響地來了。

我正在威廉史特鎮綠色破風式建築物的二樓臥房睡覺。擁有該鎮的古拉索島是橫居於委內瑞拉國的外海，荷屬諸島中最大的島嶼。

一九四二年二月那個無月的夜晚，位在我們島西側，阿路巴島上規模很大的拉戈石油精鍊廠受到攻擊。接著，湖水用小型油輪也被炸沈六艘。這些桶型粗壯油輪是用於把原油從馬拉蓋波湖運送到古拉索石油公司，再精鍊成燈油或柴油的。

據說黎明時分，有一隻德國潛艇出沒在我們所居住的威廉史特鎮外海。

因此，當我睡醒的時候，鎮上已經掀起了一陣大騷動。這個地方看來很像荷蘭本國中的城鎮，所不同的只是沒有堤防，以及每一家房屋都漆成綠、藍等柔和的顏色。



我真等不及早餐結束。因為心裡急著想去阿姆斯特丹要塞。從那裡可以眺望海洋和鎮裡最古老的鬧區——邦達。如果能看到敵人的U艇，更是求之不得。我真希望能跟大家一齊揮拳頭，向它示威呢！

其實我並沒有在驚慌，只是太興奮而已。以前雖然聽過許多有關戰爭的消息，可是都不是親眼看到的。不過，這一次把世界各國都捲入的戰爭波浪，確實已經湧到這個溫暖的藍色加利布海中，我們所居住的地方來了。

媽開口第一句話就說：

「菲立蒲，敵人終於攻到這個島上來了。今天學校可能會停課。你可要乖乖待在家裡附近囉，千萬不要去冒險！」

我點頭答應。不過我想，即使敵軍的潛艇發動攻擊，他們的砲彈如何穿過建築物、浮橋、以及停泊在秀得蓋港和聖安娜灣裡的船舶而降到我的頭上呢？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此，早晨我趁著媽在忙檢查燈火管制用的窗簾，以及裝幾瓶緊急飲用水或檢點乾糧的時候，偷偷兒溜出外面。然後跟亨利·凡·波分一起去古堡。他是我的荷蘭籍親友，同樣是十一歲。

我到二、三年前，還常常跟亨利等朋友們在這個古堡上玩打戰，甚至扮演從海盜和英軍的偷襲中固守住威廉史特鎮的遊戲。據說很久很久以前，英軍真的曾經攻擊過本島呢？

有時，我們扮成荷蘭軍去反擊攻來的葛力翁船（西班牙大帆船）。葛力翁船之攻擊本島，在歷史上也是真實的事件。因為我們演得太逼真，所以好幾次都產生大帆船真的從水平線上出現的錯覺。其實那只不過是張揚破帆布的本地土著民所操縱的小船而已。

這些土著民通常是從委內瑞拉、阿爾巴島或是波耐等地方裝運香蕉、木瓜、香瓜、蔬菜等貨進港的。可是他們總是被我們看成海盜船。

首先我們向在甲板上工作的黑人們大聲喊叫挑戰。而他們也一面笑著一面隨便應付幾句。至於古堡，這是跟故事裡一模一樣。那裡有一排面向海洋的高牆，砲門也一齊向外敞開。它們已經守護威廉史特鎮好多歲月了。

可是這一天情形大不相同。古堡已經不像故事裡的古堡。那裡有真正的士兵扛著步槍，同時還架好機關槍。帶著望遠鏡的士官，正在命令士兵們把槍口對準掀起白色波浪的海面，大家都顯得非常緊張。而且最後，他們還想把我們趕走呢？



可是我們並沒有回家。我們跑到愛瑪女王橋那邊去。這一座浮橋是架在通往秀得蓋大港海峽上。建造在木筏上的這個浮橋，每當船要出入的時候便被打開。它可以把邦達和對岸歐德拉邦達連結起來。

從橋上眺望的景色，並不比古堡美，不過很多好奇心強的民衆，還是聚集在這裡。說也奇怪，海峽裡的船現在一艘也沒有在動？平常浮橋開的時候，總是忙著載人和汽車來往的那些駁船，現在却空著被繫在橋畔。

土著民的小帆船也都被繫在海峽內側的船塢裡；黑人們也不像往日那樣喊聲大笑。

亨利說：

「據我爸爸說，阿爾巴島已經歸於灰燼，聖尼可拉斯也同樣被攻擊了。」

「湖裡的油輪也一艘不留，全被擊沉了……」

我也跟著他說。

其實我還不能確定它，不過聽亨利那種官派口吻——他父親在担任有關政府的工作——我就感到不太舒服了。

亨利臉兒圓圓，長得短小結實。頭髮是棕色，兩頰始終紅紅。他的所說所做，都是一副

正經樣兒。

他望著阿姆斯特丹堡的方向說：

「這個時候，大礮可能佈設好了吧！」

當然了嘛！因此我便回答說：

「海軍馬上就會到了吧！」

亨利看了看我便問：

「我們的海軍嗎？」

他問的是荷蘭海軍的意思。

「不，是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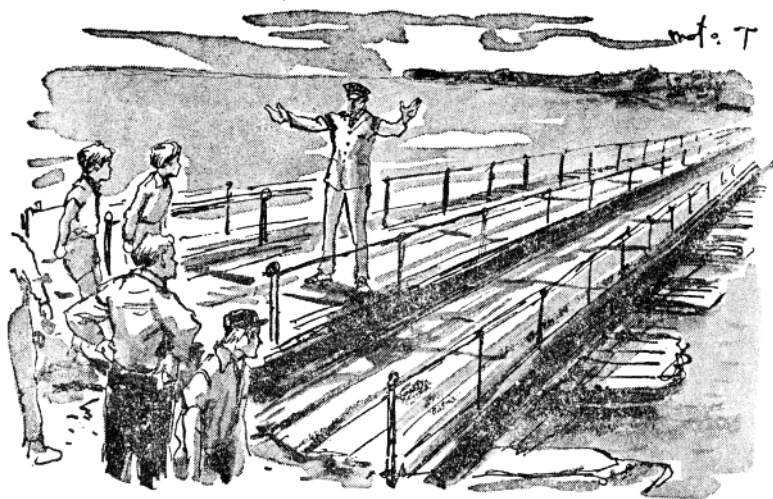
我說，當然是指美國的海軍。

亨利的祖國，自從被德國占領以後，那些小小的海軍已經被解體得支離破碎。

亨利鎮靜地說：

「我想我們的海軍也一定會來。」

其實我並不想跟他爭辯什麼，因為大家都在同情荷蘭被納粹黨占領。



這時，有一輛卡車，下來了一位將軍。他兇巴巴地大聲嚷喊，命令我們立刻從愛瑪女王橋撤退。

「你們難道不知道萬一魚雷打進來，大家就會全滅了嗎？」

我再抬頭望望海。藍色的海上顯出一片和平的景象，微風吹起白色浪頭，天上的雲朵悠然地飄浮過去。

可是海上却見不到成群入港的船隊。平時這些大大小小的輪船，懸掛著各國國旗，都開到秀得蓋港來，忙著裝載汽油和石油呢！

可是現在却留下一片空曠，連一隻帆船也沒有浮在那兒，忽然我們感到有些害怕，因此大家快步跑回修而區的各個家裡。

當時跑回到家裡的我，相信臉色變得很蒼白。在廚房裡工作的媽，質問我到那裡去？

「媽，我跟亨利去橋上的呀！」

媽聽得嚇了一跳似地緊抓我的肩膀搖搖說：

「我不是禁止過你去那裡嗎，非立蒲。現在是戰爭中的，難道你不知道？」

「我們只是想瞧瞧潛艇而已。」

她閉上了眼睛後，把我拉進那消瘦的懷裡。媽總是向我施展這一招。先用力把我搖了搖後，便再摟得緊緊的。

這時收音機廣播臨時新聞，它說油輪被擊沉，死了五十六人，而荷屬西印度群島的總督正向華盛頓求救中，因為他知道向阿姆斯特丹求救是無用的。我正在傾聽這一則悲痛的消息，可是不一會兒，媽就把收音機關掉。

她說：

「只要聽爸媽的話，你就會安全無事。今天可不要再走出院子囉，知道嗎？」

媽怕得神經兮兮。她總是這樣一天到晚怕我會不會從碼頭岸邊墜落；會不會從樹上掉下來；或者會不會被刀割傷了手等等，始終做杞人之憂。

但是享利的媽媽就不同了。她只是笑笑說：

「男孩子一向都如此嘛！」

傍晚，爸從石油公司下班回來。爸的名字是非立蒲，叫非立蒲·恩萊。在石油公司擔任航空燃料的增產計劃工作。

媽吩咐過我別向爸問東問西，因為爸三更半夜兩點鐘左右就得起來工作。他實在太辛苦了。今天早晨爸又接到緊急召集的電話，據說德軍可能會攻擊公司和貯油槽，因此上司要他加強防火措施。

我從來沒見過爸如此的疲倦相，所以心裡想問的事情也儘量抑制下來。

直到去年之前，我還常跟爸做過各種各樣的休閒活動呢！我們曾經一起去釣魚、划船，或到克拉布灣、歇羅美等地去郊遊。

爸對於樹木、魚類、鳥類等的知識可真不少，可是現在却每天忙得團團轉，甚至於禮拜天也搖頭說：

「對不起了，少爺，我不能陪你。」

等爸喝完一杯荷蘭啤酒後（爸回家後每天晚上，一定在客廳喝一杯）我就問他：

「今天晚上敵軍會來攻擊嗎？」

爸裝著一副正經的表情看了看我就說：

「不曉得了，非立蒲。也許會來吧！你和媽今天晚上最好睡在樓下，別上樓去，雖然沒有什麼危險事兒，不過還是睡在樓下比較好。」

「來了幾艘？」

我心裡瞎猜是不是像魚群般來了很多？而且我又很想知道這些有關潛艇方面的事，好讓我能告訴亨利一個正確的消息。

可是爸却搖著頭說：

「沒有人會猜得著的，非立蒲。可是在我們這些群島之間，至少有三艘吧！因為各不相同的三個地方同時受到攻擊的。」

「是不是從遙遠的德國開來的？」

爸又點了頭。他邊裝烟草邊說：

「可能是吧！不過也許是從法國基地開來的。」

「爲什麼我們不出去反擊？」

爸寂寞地笑了笑後，用細長的指頭輕輕壓住我的胸部說：

「這是你的願望了對不對？可是我們已經沒有和敵軍打的船隻了。我們總不能坐在小汽艇，用萊福槍去抵抗敵艦了吧！」

這時媽從廚房裡走出來。

「菲立蒲，別問那些傻話了，我不是提醒過你嗎？」

可是爸却莫名其妙地望著媽。爸無論什麼時候，從來沒有拒絕過我的問題。

「這個孩子是有權過問真象的，因為他也同樣受到戰爭的連累啊，葛麗絲。」

媽也回看爸說：

「是啊！真是不幸。」

據我所知，媽在一九三九年底來到這個古拉索島，並不是自願，而是被爸說服的。

當時，美國雖然還沒有參戰，不過爸是戰力儲備工作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

爸是鍊油技術和精鍊汽油的專家，所以荷蘭謝爾石油公司就來美國謝爾公司借用爸去

幫忙。

可是，媽自從首次看到古拉索島就一直不喜歡它。尤其是每當季風停後，汽油臭味彌

漫全島的時候，更是嘮叨不已。

這跟從前——爸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伊麗沙白河岸建造新鍊油公司的時期——比較，真有天壤之差呢！

那時，我們曾經住在○·四公頃綠林中的一座白色房屋。媽至今仍然非常懷念那座房屋和四周綠林，富有變化的四季及鄰居親戚們，並且還誇獎弗吉尼亞是個安全又美麗的地方。然而爸總是以溫靜的口吻回答：

「現在那裡都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了。」

在我的記憶裡，每當夏天一到，那裡便有夜飛的螢火蟲和滿野清香的忍冬花，而一到冬天，天氣就寒冷，把野草凍得在腳底下霹靂叭拉發響。

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記憶了，因為搬來加利布海的這個島時，我才七歲而已。

媽好像一直念念不忘弗吉尼亞，因為在弗吉尼亞沒有人說荷蘭語，沒有汽油味，黑人也不多。

現在，媽和爸冷默地對坐著。這種情形最近越來越多了，過一會兒媽又回到廚房裡去。於是我再問爸：